

观星台

■最是难忘

老寨

□杨杰

老寨其实不老,大名张新寨,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从八九岁时都喊他老寨,在我们班除了老师有个“老”字外,他是唯一的“老”字号。

大伙为何喊他老寨,我不得而知,但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年龄大,虚岁比我大四岁,一年级留级,二年级留级,三级还是留级,最后竟和我一班,成为我们班的“学生王”。二是个子高,比我们高一头稍,坐在教室最后尾。我们喊他老寨,老师们也喊他老寨,倒忘了他的名号。他不管戴什么帽子,永远是歪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一辈子没有改变。

小学三年级女班主任姓王,是刚嫁到俺村的俊媳妇,人长得漂亮,脾气也好,学生都不太怕她。老寨从小定个娃娃亲,按未来媳妇的辈分,应该喊王老师娘家嫂子,所以老寨更不怕她。有几次老寨上课睡觉喊不醒,王老师急了,拉住他往教室外拖,老寨个大力蛮,他倒是把王老师拖得团团转,最后轻轻一耸,把王老师甩得老远,气得她满脸通红,所以老是骂他是个“驴桩子”。

初中毕业他没参加高中考试,我们说起将来的打算,他说他爹准备给他买头毛驴,贩货做买卖。从此我们虾走虾路,鱼走鱼路,但是我们却成为一生的朋友,友谊从来没有间断过。

有一年放暑假回家帮母亲干农活,母亲在西坡种了几亩红麻,红麻又高又粗,还扎身子。“杀麻”可是极重的活,我从上午干到落黑,看到杀倒的一片红麻,心里发愁咋拉回家去。这时听见地头机器响,没想到老寨开着辆破三轮车来了,他嘿嘿地对我干笑几声,脱下褂子帮我把红麻捆起来,一趟趟地装到车上,拉到家已是月亮老高了。怕我留他吃饭,老寨脸都不擦,开车就走。

很快老寨和他的娃娃亲对象结婚生子了。老寨的老婆叫“改”,因为她娘生了五六个闺女,所以她爹给她起名叫“改”。改长得漂亮,没上过几天学,很能干,会持家。我回老家必去老寨家串门。他婆娘一见我就当面数落老寨一根筋。老寨没做贩卖,却在老婆的引导下开了间豆腐坊,我喊他老婆豆腐西施。老寨干活中,卖豆腐可真难为死他了。他老婆给我说:天不亮拉着豆腐到外村卖,脸皮薄怕见熟人,卖豆腐靠吆喝,可他张不开嘴。憋足劲吆喝一声,吓出一身汗,见人出来了,拉着车子就跑,后面的一个老婆婆端着豆子撵,说你是卖豆腐的还是偷人家的?

老寨磨豆腐那几年,逢年过节都往县城给我送豆腐,每次都送一大整块,我说他有点“信球”,让我成天吃豆腐!他总憨厚地笑:来看你没啥拿。有次他到我家找我,刚好我在外出差,临走时我老婆送他到门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炒熟的咸黄豆给我老婆,说我小时候爱吃这一口,让我老婆笑话我半天。我先后调到几个地方工作,他都大老远来看我。每次见面,我都找几个朋友陪他吃饭,老寨不善饮酒,人又实在,经不住朋友的左请右劝,每次都被灌醉,几天过不来劲。我不定啥时候回老家看看,车子没站稳,他前脚都到了,跑前跑后张罗饭菜,到了喝酒时,又蹲到门口,眯着眼看我和爷儿们划拳喝酒,不散场子不走人,陪我到底。

他大儿子去新疆找了份工作,在敦煌火车站开火车,前几年他两口投靠儿子去了,老寨给我打电话说他烧锅炉,老婆在站台打扫卫生。回老家少了老寨心里空空的。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清网行动”,周口公安在新疆抓了20多名逃犯,10月中旬,我带队去新疆集中押解。我算算时间,到达敦煌时是凌晨三点,心想这么晚老寨可能不会去,也没有放到心上。迷迷糊糊睡梦中,听到列车员喊我,我隔着车窗一瞅,老天爷,老寨两口子在站台上站着,穿着棉衣戴着帽子,在寒风中等我哩,他给我买了一堆水果、干果还有新疆囊让我在路上吃。还没来得及多说话,列车开动了,车走了好远,我伸头看看,两口子还在站台上站着。

又好几年没见着老寨了,我掐着指头算算,老寨今年春节该回来看看了。挺想你……傻老寨。

■旅欧散记

奥林匹克精神与慕尼黑啤酒节

□墨白

1936年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正是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推行纳粹政策的年头。我曾经不止一次看过保罗·贝尔蒙多主演的法国影片《王中王》,这部迷人的影片就是以1936年的奥运会为背景的。与奥运会的百年历史相比,1972年首次出现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一只叫做瓦尔迪的小狗吉祥物,只是奥运会大家庭里的新成员。瓦尔迪形象可爱、性格鲜明,成为第11届奥运会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但就是这一届的奥运会上,却发生了被后人视为“黑色九月”的恐怖事件。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身着运动服的巴勒斯坦人悄悄地逼近奥运村,他们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恐怖分子借奥运会制造出的这一政治事件迅速传遍了世界。21个小时后,整个事件以营救计划的失败而告终,9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难,5名恐怖分子和一位西德警察在冲突中丧生。多年之后,当我们来到当年慕尼黑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所的时候,“黑色九月”事件所留下的阴影似乎还隐藏在阳光照耀不到的树阴里。

每年9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和10月份的前一个星期,法国著名的啤酒节就在慕尼黑举行。而在我们到达慕尼黑的那一天,正好是9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前一天。一进入市区,我们就感受到啤酒节所散发的浓烈的气息了。从德国各地赶来的人们已经把玛利亚广场前面的那条街道

塞满了,人们穿戴着各式具有德国民间风格的服装和帽子,高喊着口号从广场上走过。在我们参观的街道两旁,摆满了桌子,而那些桌子前,也已经坐满了喝啤酒的人。啤酒节狂欢的序曲,已经从那些碰得叮当作响的啤酒杯的声音里开始了。导游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当年希特勒经常发表演讲的那家啤酒馆。1923年11月8日,鲜为人知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首领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这家啤酒馆发动的改变。尽管政变以失败告终,但希特勒却因此而名扬天下。我们来到啤酒馆里的时候,那里已经坐满了人,一支乐队正在中央乐池里演奏,音乐像火焰一样点燃着人们的情绪。

我们在啤酒馆里面选了位置坐下来,啤酒就送上来了。啤酒馆的服务员都是一些年轻人,有小伙子,还有胖胖的德国姑娘。那些姑娘像小伙子一样,在送啤酒的时候,也是左右手各端着五扎啤酒,不是四扎,而是五扎,那可真需要一些功夫。等喝下半杯啤酒,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旅人也开始兴奋起来,我们一起相互碰杯,然后有人领着唱起了歌。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响起了中文歌曲,我们唱了一支又一支,唱着唱着,不知谁领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希特勒起家的地方,一群黄皮肤的中国人唱起了这样一首歌,真是有着特殊的意味。我们一边唱歌,还一边请酒馆里的侍者为

我们合影留念。我们的情绪感染了坐在我们左右喝酒的德国人,他们纷纷拿起照相机给我们拍照,或者给我们合影。我不知道那些德国人是否能听懂我们的歌词,但啤酒馆里的气氛的确是最适合一个政治家做演讲的地方。后来,“啤酒馆暴动”成了纳粹党徒的圣日,1936年11月8日,希特勒在这里重新上演了当年的一幕,他们就从这家啤酒馆出发,开始在德国全面实行他的纳粹政策。

那天我们走出这家酒馆来到街道里的时候,街道里同样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群德国青年小伙子正在街边的桌子前唱歌,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合影,拍照留念,我们这些不同皮肤的人相拥着,高声地喊叫着相互听不懂的词语,并用不同的姿态,个个像疯子一样放纵着自己。这就是慕尼黑啤酒节的前奏,试想,在啤酒节开始之后,当啤酒馆里都是这种狂欢的声音,当慕尼黑的街道里拥挤着前来参加啤酒节情绪高涨的人们,当每个人都还原到自己的本性的时候,这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不知道,在能把人体运动达到极限的奥林匹克运动与能把人们的精神调动到极限的啤酒节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但我想,不论是体现人类平等竞争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还是归还人类自由本性的啤酒节,一旦被人利用,就都会失去它原本的纯洁性。



■朝帝用品

旧物易主贵如宝

□周海亮

旧物易主贵如宝。凡用不上的旧物,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

我有一个旧搪瓷缸,墨绿色,很大,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搪瓷缸是朋友所送,当初他搬家,我去帮忙,见那个搪瓷缸被遗在窗台,问他还要不要了,他说,你要的话,拿去就行。搪瓷缸被我带回家,洗刷干净,当成笔筒,如获至宝。

后来一个玩古玩的朋友过来,想出价1000块钱拿走这个搪瓷缸,我没有让。怎么能转让给他呢?我早想拥有这样一个搪瓷缸。搪瓷缸年代久远,代表着新中国那段独特的历史,这是我收藏的一个方向。在送我的那个朋友眼里,它一文不值,可是在我眼里,它弥足珍贵。

前些日子,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说她儿子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所以向我表示感谢。我问她,你儿子发表文

章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说,他是看了你送他的书以后才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可是那天,我怎么也想不起我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个女人,又在什么时候送给她的儿子一本书。

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事,朋友提醒我说,有一次很多人一起吃饭,这女人也在场。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但我还是送了她一本书。我终于回忆起来,那天我带去很多旧书,本来想把它们全都送给另一个朋友,因为她在,就送了她一本。想不到的是,因为这样一本书,她的儿子却从此开始喜欢阅读,喜欢文学,甚至立志将来做一名作家。

显然,那本书在她儿子的眼里不同于以往读过的任何一本书。我想那本书比任何老师的苦口婆心都有用处。

而那本书,对我来说,其实早已毫无用处。

■心灵物语

行走的遐想

□郭震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安静。向往深山古寺的钟声,忽近忽远,醉人;向往池塘边的蛙声,此起彼伏,看似喧闹,心灵却是一种宁静。

游走在都市,总感觉自己如一尾缺氧的鱼,大口呼吸,无法停止。或许,我一直在逃避,逃避喧闹,逃避浮华;我害怕浮躁,感觉那是一种病;我害怕迷失,感觉那样装我的棺椁会变轻。我喜欢行走,仿佛与生俱来。

几乎每一个周末,只要无事都想出去,远离闹市,行走在乡间。一个人,身背一个小小的行囊,不需要干粮,只需要一口润嗓的水。踏着发黄的土路,不需要着急,无论是行走还是沉思,只要脚踏着黄土地,我总感觉心会无比的踏实。偶一脚落重,踩疼了泥土不说,猛惊

起草木丛中一只飞鸟,它如箭般在苍穹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远去。

乡间的小道上,没有声声汽笛,没有嘈杂的行人。在宁静中,一路伴着悠闲的白云,享受冬日的风,夏日的阳。

累了,随意在路旁找一块石头坐下,远望茫茫群山中,那如隐如现、如诗如画的小山村。山村里那些扛着锄头,背着铁锹,行走在田间的人,都是世间的哲人。他们自食其力,与天地共存,苍老了就斜躺在暖阳下,看日出日落,观云动风起,不争、不闹、不卑也不亢,一把白胡须是走过的岁月,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肯定住着佛陀。

我曾经问过一位乐观的乡村老人,人为什么乐观。他说人关键要记住自己是人。确实如此,“人”字最简单,却最难

说到旧物,我想,除了搪瓷缸、书籍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知识、文化、道理……生活里,我们恰恰最容易将此忽略。

所以我一直觉得“好为人师”是一个褒义词。当然前提是,他所传授的知识是正确的,讲出的道理是精辟的。因为这些知识,这些道理,于他来说是他的“旧物”,而对另外一个人,则可能是新鲜的,前所未闻的。新鲜的知识和文化,独到的见解和道理,都是宝。

更为重要的是,此“旧物”绝非真的“易主”,而是“双赢”——受者得到了,贵重如宝。授者也未失去,甚至因了授这件事,因了不停地给别人授,这些“旧物”在他的脑子里反而变得更加扎实,想忘都忘不掉了。

我认为,这才是最高境界的“旧物易主贵如宝”吧!

写。生而为人,不过几十年,无论如何风光荣耀,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行走的人,人如果远离人性,就离兽性不远。

我曾经对一个扛着锄头的农夫说,你看,他们都在笑话你呢!因为他在旁若无人地唱着比吼还难听的歌。谁知他不但恼,反而哈哈大笑说:“光看别人的脸色,我还活不活。”简单的话语道出的是深刻的哲理,人活着就是让人指着脊梁骨去说,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只有自我。

许多时候,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自我心情的恶劣。

有一位乡村老人活了97岁,至今依然很硬朗,我问他高寿秘诀。他说,多琢磨事,少琢磨人。我不解。他进一步解释说,琢磨事练脑,高寿;琢磨人费心,短命。